

数字化时代下剩余价值的生产分析

——基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李知霖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在数字化时代,劳动仍具有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这一最高目的从属性质,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依旧遵循马克思所揭示的剩余价值客观规律。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革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都展现出多元新特点,超额利润仍然存在。考察数字化时代下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与新形态,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应肯定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化时代仍具有较强解释力,激活数字资本经济效能,释放各类资本发展空间;坚持创新权益保障服务建设,提升新形态劳工维权力度和温度。

【关键词】数字化; 剩余价值; 超额利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伴随着不断革新的数字技术向人们生活深层次、多领域地渗透,数字资本增值速度不断加快。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已连续11年显著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相当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高达到41.5%。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为1.75,相较2012年提升了0.09,数字经济生产率水平和同比增幅都显著高于整体国民经济生产效率,对国民经济生产效率提升起到支撑、拉动作用。数字化时代下,工业生产体系逐渐向互联网生产体系延伸,而推动数字资本快速增值的秘密仍未改变,剩余价值生产仍摆脱不了资本逻辑的旧的“枷锁”,同时展现出独特的新特点。当前,学界关于数字化时代剩余价值生产的问题主要存在两大探讨:一是关于数字劳动能否在生产领域产生剩余价值,亦或是割占产业资本中的剩余价值;二是关于数字劳动在各领域内如何生产剩余价值。仍有许多争议尚待研究。基于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视域中考察数字化时代下剩余价值生产的实质与新形态,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一、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一)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相关论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既从使用价值的角度出发,以 $W-G-W$ 表示两种不同商品的交换;也从价值的角度出发,以 $G-W-G$ 表示价值的流通。然而马克思还提道:“原来垫付的价值,不仅没有在流通中受到一点损害,并且还曾经在流通中,变更了它的价值量,加进了一个剩余价值,增殖了。但使这个价值变为资本的,就是这个运动”。因此,在后者的形态中,价值的量表现为扩大后

的自身的量,即应完整地表示为 $G-W-G'$ 。据此定义,剩余价值即为垫付价值及其增量。价值增值的手段是商品流通吗?马克思对此反复否认和强调过。究其根源,商品生产才是价值增加的手段。值得关注的是:其一,只有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力商品才能创造比它自身更大的价值。其二,资本正在生产领域中运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其三,剩余价值的增减是生产过程中劳动力价值相应增减的结果。

(二) 剩余价值的生产源泉

那么,在生产过程中如何产生价值增值,换言之,如何生产剩余价值?如马克思所说,劳动力的价值由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繁殖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及劳动者接受教育训练所支出的费用构成,三者的总和决定了工资。但必须认清,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源泉,也告诉劳工们一个颠扑不破的事实:由于剥削的存在,工资并不等于劳动的价值。在劳动者所需的生活资料可确定情况下,必要劳动时间成为定量,劳动时间便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当剩余劳动时间的把控权落于资本家手中,那么具有无限可能的延长时间内创造的价值归于资本家占有,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此产生。再者,当剥削形式带上虚伪的面具,相对剩余价值方式的生产将取代绝对剩余价值方式的生产。在劳动时间有所固定的情况下,想要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需靠劳动生产力提高与保持原定的工资不变的途径来达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便如此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进行。

二、数字化时代下劳动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

(一) 数字化时代的劳动过程及其变革

马克思在分析“劳动一般”的过程中暂时撇开了

人类社会各历史阶段经济关系的特殊性，指出不论各个社会形态在生产力或社会关系上有何差异，人类劳动都无一例外地包含着“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与传统经济中的劳动相比，在数字平台中的劳动本身、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这三要素都发生大为不同的变化，分别形成数据工人、数字技术以及数据。三者构成了新一轮技术变革中影响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一是数字化时代中，数字工人往往从脑力佼佼者中选拔，劳动者素质大大提升。二是劳动资料已从原来的传统实物工具转为数字技术和数字化软硬件以及具有生产价值的数据资料。三是数据在数字化生产中发挥主角作用，既是劳动资料也是劳动对象。在数字化生产变革中，数字化劳动三要素驱动数字经济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相融合，是激发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方面，数字化生产在嵌入传统生产的过程中，物质资料的生产质量、速度提升显著。数字化劳动资料与传统劳动资料的融合深化了数字化劳动资料的作用深度，有益拓展了传统劳动资料的作用广度。另一方面，数字化生产使劳动者不再直接作用于生产资料，而是以数据为“生产双手”深入生产各环节来催生高质量物质资料。

（二）数字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呈现新特性

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是价值增值的过程，增值的部分是超过劳动力价值的补偿而继续延长了的价值部分，也是无偿为资本家创造价值的部分。在数字化时代，劳动仍具有服务于剩余价值生产这一最高目的从属性质。数字劳动者仍然处于被“异化”的境遇，数字劳动依然定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剥削的框架之内。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表现为在各领域中，数字劳工基于数字化处理，对数据信息进行开发、升级、处理等工作，以形成用于交换的数据产品的过程。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依旧遵循马克思所揭示的剩余价值客观规律，并未摆脱资本逻辑的旧的“枷锁”，同时展现出独特的新特点：其一，生产范围扩大。随着数字化时代的生产领域在传统基础上逐渐扩大，资本对数字技术的利用不仅体现在要素投入环节，也体现在对劳动力的深度控制和剥削中。其二，剥削程度加深。由于数字化办公能够突破时空的局限性，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不仅使工作更具弹性；还为团队协作和知识共享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云端协作已成为数字化时代常见的办公方式。其三，呈现多元形态。随着技术变革与劳动新形态的出现，生产新价值的方式逐渐趋于个性化、多元化。数字化技术根据劳动者个人偏好和习惯提供可制定的工作环境。同时，在数字技术推动知识与创意等要素的地位日益凸显的时代，此类要素与产品生产、财富转化、价值实现之间的中间环节愈加减少，既丰富了产品内容的创意性，也使实现价值的方式呈现多样化。

三、数字化时代下剩余价值的生产

（一）数字化时代下“超时空”、“内卷化”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

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在工作时间长度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提高中进行。数字化时代，虽然现行法律有作明确规定，但实际工时延长的现象却愈加普遍，并以新形式渗入劳工的工作生活。具体而言，一方面，在数字化时代，人们可以凭借一台手机或轻薄本，使工作在打破时空阻隔下进行。企业利用技术革新，通过构建广泛覆盖于社会范围内的移动工作管理体系，利用移动办公方式等名义，不仅将企业工作劳动与休息时间之间的界限得以模糊，还将传统工厂的工作固定地点扩大到了全社会范围。这样一来，劳动者的真正休息时间被缩短了，从而将劳工名义上的休闲时间化为剩余劳动时间。另一方面，企业利用技术算法对员工工作状态、绩效进行考核很大程度地加速了“内卷”的形成。工作节奏快和紧凑感明显成为数字化时代办公的典型特征，让劳工们在无处不在的工作压迫感中被迫心系工作，加深了“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程度。同时，信息畅通度的提升成为资本家营造“内卷化”环境的途径之一，引致劳工不计报酬地完成客户的超额任务。在内容服务的平台中，博主们日益被资本家布局的内容生态与指定的收益机制所裹挟，进而陷入挤占近乎所有生活时间的怪圈和在相当时间里完成尽可能多的工作量的漩涡中，为平台实现变现和剩余价值的分割。

（二）数字化时代下“低成本”、“高效率”、“强负荷”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

传统生产模式下，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维持工作时间不变而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进行的。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是通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的，达到资本家降低劳动力价值的目的，是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随着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实现，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具体来说，数字化时代下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呈现出多元特点。一是低门槛、弹性化的用工方式看似是为劳动者们提供较佳就业条件，实则是资本家借以数字技术聘用廉价且合标的劳工的手段。伴随数字零工应运而生，资本家的用工日渐灵活化，“去劳动关系化”出现受“就业自主”的市场吹捧，劳动力价值和劳动福利保障受到持续贬损。数字平台中，全职员工和临时职工不仅在劳动力数量上极为悬殊，且二者的收入水平也存在相当的差距。二是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使得生产效率的大大提高。随着数字技术深入到产供销研、生产制造等业务流程当中，数字技术在更多生产领域中的普及提高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之降低，相应产生的

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三是数字技术被运用于强化劳工工作监督的领域，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不断加强，加速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指纹、人脸识别等先进技术赋予的考勤追踪方式几乎普及于现代各类工作单位，办公区域的监控摄像头逐步成为加强资本家对劳工劳动控制的途径。

（三）数字化时代下超额利润攫取方式的变化

马克思指出，超额剩余价值由较高的生产效率所产出的商品个别价值和社会的平均价值的差额构成。在传统生产中，守住竞争优势和开发技术创新成为企业之间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方法方式。而在数字化生产中，随着生产环境、劳动三要素的数字化，超额利润的攫取方式也发生相应变化。具体表现在：其一，现行的数字平台垄断趋势的浮现，平台垄断的日益加深和市场供给的定制化，模糊了数据商品的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分界。当垄断性定价在短时间内成为一种市场常态后，数字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形成。其二，当企业领先的数字技术应用于数据生产中，个别劳动时间便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实际耗费的数字活劳动远小于同类数据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劳动。此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数据商品便成为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源泉。其三，众多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成为数字资本雇佣下的零散且临时的劳动力，数字资本家抓住劳动力痛点，其工资远远低于社会正式劳工的报酬，平台外的劳工成为“规则接受者”，从而定价乱象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其四，众多企业在互联网浪潮中将大规模用户锁定于平台，并借用平台凭借渠道优势和成本优势进行新产品和服务的推广，有效降低了数据商品的市场费用，以价格更低廉的广告宣传方式进行促销，获取超额利润。

四、结论与启示

（一）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化时代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数字技术、数字资源、数字资本在现行社会中的发展具有强渗透性，使生产方式与劳动形态发生深刻变革，但实际证明，源于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数字化背景下资本快速增值的实质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一是抽象劳动构成价值实体，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事实并未改变。剩余价值仍由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注入生产中的数字劳动生产出。二是数字化时代劳资关系与传统劳资关系相同，都是以劳动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前提存在，劳动力被雇佣的目的仍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三是在数字化时代，资本的逐利性并未改变。在数字技术提供的新型生产环境中，资本家是人格化的数字资本，执行的职能仍然是在剩余劳动中攫取利润，甚至对剩余价值的剥削程度更深、更强。

（二）激活数字资本经济效能，释放各类资本发展空间

充分认识数字资本的两面性，发挥数字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有利于提升社会福利产品供给，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掌握实体经济发展主动权，提高前沿技术运用渗透。在政府层面应鼓励数字技术在提升经济系统的效率和强度的运用，在资本的跨界渗透过程中提升各行业的创新能力。利用好国际国内双边市场资源，支持本国各类资本向国际迈大步。二是抓住时代发展机遇，助推生产力转型跃迁。积极促进数字经济在传统产业领域中的应用，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通过数字平台，让数字技术创新催化劳动三要素及其组合的质变，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发挥数字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事业，做大做强数字蛋糕。

（三）坚持创新权益保障服务建设，提升新形态劳工维权力度和温度

充分在创新方式方法中保障新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积极为各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造稳定公平、合理健康的就业环境，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有利于避免社会矛盾的积累和落实人民福利产品的分配，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方面，坚持以人为本，将劳工利益与需求作为发展落脚点。应深入数字劳工现状，基于新型劳资关系进行综合权衡，明确健全新形态劳动者商业保险、劳工权益保障方面的制度基石。另一方面，强化维权阵地，补足硬件条件。利用数字技术推进劳动维权平台的增设，抑制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劳工侵权危害。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劳工维权工作中，加强力度、提升温度，深促加强劳动者权利意识与提供劳工维权协助服务协同发力，助力构建和谐健康的劳动关系。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J]. 先锋, 2022(03): 5-7.
- [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中译本.[M] 郭大力, 王亚南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4.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08.
- [4] 张昕蔚, 刘刚. 数字经济中劳动过程变革与劳动方式演化[J]. 上海经济研究, 2022, (05): 56-66.
- [5] 黄再胜. 数字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与分配[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2(03): 104-119.

作者简介：

李知霖（2000—），女，汉族，福建福州人，硕士，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